

铁树花开香满楼

■ 刘莲

我在二楼阳台洗头，低头揉搓头发的时候，闻到一阵阵奇特的香气。是什么那么香？我用力吸了一下，敏感的鼻子确认，这是花香。

我一向不喜欢种花，没那份闲情，也没那份精力。阳台上有一棵发财树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，只有一些叶子。两盆吊兰，早些时候开过三朵花，我凑近闻过，没闻到什么香气。阳台上还有一盆绿萝，长得还算茂盛，我天天看着，花是不会有有的。

是哪里飘来的花香呢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我问老公，他说：“可能是那株铁树开花了，今天我看到那些花蕾大了很多。”

噢，我想起来了。早些天看到大门口那棵铁树长了一串串绿色的花蕾，原来铁树快开花了，但我没想到铁树开花居然这么香。

擦干头发，掀开防盗网底部的一块铁皮，一阵阵浓浓的花香涌了上来，借着灯光，我看到一簇簇月白的小花，拿手机拍了几幅照片，总是看得不够真切。

我拿着手机下楼去，走到大厅，屋里弥漫着花香。走近门口的铁树，浓浓的花香涌向我，朦胧的灯光下，一串串

白色的小小的花朵正悠悠吐出迷人的芳香。我拍了几幅照片，又拍了两段视频，看到一只飞蛾绕着花儿飞舞，发出轻轻的嗡嗡声，花香一阵阵向我扑过来，真让人陶醉。

右邻的阿姨看到我在拍照，对我说：这花真的很香啊，闻着很舒服。

这棵铁树是当时一个在我家摆卖盆花的亲戚清场后送的。大约是2013年，当时还送了桂花树、发财树、榕树和绿萝。桂花只养了一段时间，大概是我们不懂照料，枯萎了。其他的一直活着。发财树和绿萝放在二楼阳台。榕树放在三楼阳台。我偶尔给它们浇点水。铁树因为叶子太长，太尖利，占地方多，老公把它放在屋后的空地上。我本来就对盆花不大感兴趣，不起眼的铁树被我忽略了。

几年后，老公把它搬到门口左边，换了一个废弃的大胶桶当花盆，铁树差不多跟我一样高了，叶子苍翠，很有气势的样子。我想象它是一个卫兵，为我家站岗放哨。铁树旁边就有水龙头，老公却很少为它浇水，有时看到桶里的泥干巴巴的，我问他：为什么守着水龙头都不给它浇点水呢？他有时说，淋了不久，上面

干，下面还是湿的。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水的。有一次，我看到叶子都打卷了，忍不住赶紧浇水，此后对铁树多了几分关注，看到缺水了，就给它浇水。

铁树天天站在尘埃飞扬、市声嘈杂的街道边，依然那么青翠，叶子像一把把利剑，让我敬佩，也让我怜悯。我从没有期待它开花，它给我一树青葱，我已心满意足。

铁树开花了！我觉得平淡的日子多了一份愉悦。下班回来，我总会看看铁树的花穗。白天，它的花是收拢的。傍晚六点左右，小小的白花才悄悄绽放，香气漫满一楼的厅，也飘送给左邻右舍。有一晚，花开得特别多，我在树下陶醉，拍了好多幅照片，不停地赞叹：真香啊！真香啊！

铁树三米多高，花穗就在阳台底下，晚上，忙完所有的工，我就静静地站在阳台上，尽情享受花香缭绕的惬意。

铁树开花之后，会结果吗？我没有问度娘，也没有问亲友。生活沉重、琐碎，一棵平凡的树有时也能给我们带来惊喜，带来愉悦。活在这珍贵的人间，当常怀感恩之心，感谢一些人，一些事、一些物，比如这棵平凡的铁树。

评优风波

■ 劳小颖

又逢市级年度评优，这次分到学校的名额是两个优秀教师，一个优秀班主任，两个优秀教育工作者。

周五下午第三节，评优投票完毕，分管教学工作的陈副校长，叫四个老师留下来，一个负责唱票，两个负责监票，一个负责计票。

半个小时过去，投票结果出来了：优秀教育工作者是政教处何主任和默默无闻的教务员黄小霞胜出，优秀班主任被美丽与智慧并重的小曾老师斩获，优秀教师票数最多的是尽职尽责30年教龄的兰姐，李东梅和张晓红票数相同，并列第二。

周六，东梅像往常一样早起，简单梳洗后，坐在窗前批改作文。窗外，阴雨绵绵，冷风飕飕，枯枝料峭，聚拢的寒意催生着寂寞；流云沾惹了尘埃，深陷在惆怅思绪中，独拥着往事唏嘘；街上行人车辆寥寥无几。窗内，窗外，忽都成了无边的静寂。

一段熟悉的音乐铃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东梅快速拿起手机。

“李老师，你和晓红优秀教师票数相同，并列第二，你认为给谁更合适？”

望着窗外小雨沥沥，她的心莫名地顿了一下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听从领导安排。”

“你去年有了市级优秀，如果确实非常需要，我跟晓红说说，看她是否可以让你。”

“是的，去年我有过优秀了，还是让她吧。”东梅的声音有点颤抖，陈副校长听出来了。

“这样吧，你先想想，等你考虑清楚了，我再跟晓红说。”

“不用了，‘优秀’谁都想，晓红也非常需要。”话音刚落，她马上就后悔了：这不就等于自己拱手相让了吗？我为什么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呢？可是，我又能怎么说呢？难道跟领导说我今年就要评高级职称，很需要这个“优秀”，叫晓红让我吗？那样领导会怎么看我呢？同事又怎么说我呢？晓红会厌恨我吗？

整个上午，她心神恍惚，再无心思做任何事。

中午，办公室周主任来电：“李老师，你去年评过市级优秀了，这次就让给晓红吧。”她想这大概是领导的意思吧。

“主任，应该的，你报她就行了。”东梅瘫坐在沙发上，禁不住悲凉起来。

下午四点，陈副校长又来电：“李老师，考虑清楚了吗？我还没有跟晓红说这事。”

“不用考虑了，已经叫周主任报晓红了。”她的心情瞬间降到冰点。

“李老师，多谢你的谦让，你的大度。”

晚上七点，周主任微信发来优秀教师申报的表格。她哭笑不得，一个念头闪过：肯定是发错信息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开什么国际玩笑呢！

正想着，熟悉的铃声再次响起：“我跟晓红说让你让优秀名额给她，她很感动，她说你比她更迫切需要这个‘优秀’，说你的职称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，多一个奖状，多一分希望。没想到你们都是高风亮节的人，都肯为对方着想。”陈副校长顿了顿，又说，“下午学校领导开会时，我顺便提出来讨论，黄校长说要先照顾党员，所以，你当选啦。”

刚挂了陈副校长电话，她就听到手机短信的提示声，点开一看，原来是这次市级各类优秀名单公示，“优秀教师”一栏清清楚楚写着兰姐和她的名字。

纠结了整整一天的市级“优秀教师”终于到手了，可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

窗外，灯火通明；窗内，一席落寞。

五月的荔园

■ 陈东亮

又是一个五月
五月的荔园红红火火
五月的荔园熙熙攘攘
五月的荔园甜甜蜜蜜

又是一个丰收年
喜悦写在荔农的脸上
满足装在客商的车上
惬意藏在游人的心里

一阵南风吹来
串串玛瑙向游人点头微笑
漫山遍野涌起红色的波涛

喃喃地诉说山里迷人的故事

荔林中的小楼
是娇羞的新娘
在摇曳的林中隐现着朵朵红晕
荔树下的忙碌
流淌着村民绵长的幸福
编织着世代追寻的梦想

山野里，村庄上
处处荡漾着欢乐祥和
鸡犬也为他们放歌
放歌是今夏红色的五月



雾岭天池

■ 刘锋兰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老井记忆

■ 蓝青

前几天，偶然停水，无奈之下只能到邻居家打水。儿子问：我们为什么不像邻居一样在家门前挖一口井？这样就不愁没水用了。儿子的询问，勾起我对老家老井的记忆。

我的家乡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村中有一口老井。长方形的井口，由四块长方形的青石板砌成，井的表面泛着陈旧的青灰色，显得平凡而古朴。井壁呈圆形，用青石垒砌，上面青苔密布，湿漉漉，绿油油，光滑而柔软。这口老井，从我记事那天开始就已存在，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春秋，哺育过多少代人。

老井里的水，冬暖夏凉。寒冷的冬季，老井里冒出的腾腾热气，村民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。用井水洗衣或做饭，不仅不会觉得冷，反而还有一种热乎乎的温暖。

到了炎炎夏日，老井里的水又显得特别清凉。辛苦劳作了一上午的村民们口干舌燥精疲力竭之际，喝上一口清凉的井水，就会神清气爽，满身的疲惫也会顿觉烟消云散，浑身上下又重新充满了力量。老井里的井水，还具备保鲜冰冻功能，西瓜成熟的季节，村民们把西瓜摘回来之后，并不急于食用。先从老井里打来井水，浸泡三两个小时之后

才食用。这时候的西瓜，吃起来更加的甘甜可口！

老井的井水一年四季都很充沛，即使是干旱的季节，井水也从来没有干涸过。记得有一年天大旱，连续三个多月都没有下过一滴雨。田地里的庄稼都无精打采地收卷了叶子，焦渴得低下了头。村民们一个个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。有年长的村民提议，老井有水，大家可以挑水灌溉庄稼。于是，村民们纷纷挑起水桶，一担担地挑起水往田地里灌，而老井里的水位却没有下降分毫。干涸的田地得到了滋润，地面上的农作物又精神抖擞起来。如今细思根源，应该是黄沙水库和罗坑水库在村后小河交汇合流的原因。

老井神奇之处，不仅仅表现在遭遇干旱的时候能够滔滔不绝地涌出井水，还表现在老井的水位终年持平，即使遇到暴雨，老井的水位也不见高涨，更加不会外溢。

村民们都觉得老井是福井、宝井，水是福水、宝水，喝了老井里的水能益寿延年。即使在后来家家户户都在家门前打了新井，到老井挑水喝的习惯依然流传下来。村民们在老井的滋润下，安身立命，繁衍生息。家乡的发展越来越繁荣

昌盛，村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！

清晨与夜晚，是一天中老井最热闹的时候。每天天刚蒙蒙亮，村里挑水的人就会陆续来到井边，自觉地排队准备打水了。村民们自带着水桶，拴条绳子把水桶放到井里提水，装满水后，再用绳子把水桶拉上来，用扁担挑水回家。

我家离老井仅有50米远，家里的水都是母亲一个人挑的。母亲挑水，我总喜欢跟在身后，母亲晃悠悠地挑着井水，一路摇摆，井水在桶里欢快地飞溅。看着母亲那瘦弱的身影，弯曲的脊梁，摇摆的脚步，心里总盼着快点长大，这样就可以帮母亲挑水了。待到稍微长大一些，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，到老井挑水回家。

夜幕降临，村民们齐聚井边，一边轻摇着手里的蒲扇，一边叙说着家长里短，欢快的说笑声久久地飘荡在老井的上空。而我们小孩子最喜欢的就是围绕着老井嬉戏打闹，玩累了的时候，便安静地坐在老井边听故事。

时光飞逝，岁月变迁，老井早已随新农村的建设而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取而代之的是输送到各家各户的自来水，但老井那股沁人肺腑的清凉，却是我儿时最深刻的记忆！